

卷宗編號：134/2022

(民事上訴卷宗)

日期：2022 年 11 月 17 日

主題：

- 人證之不予採納
- 佐證

摘 要

根據《民法典》第 387 條第 2 款的規定：“事實已由文件或其他具完全證明力之方法完全證明時，亦不採納人證。”

然而，若能夠提出其他令人質疑文件所顯示的事實與實際情況不符的情事，或提交其他書面佐證，則可採納人證作為證據方法。

在本案中，除本身執行名義外，卷宗內亦載有一張賬號資料咭複印本，該資料咭顯示賬號的持有人為第三人，而該人同意被執行人代為收取佣金、船票及房間。

由此可見，該文件可佐證被上訴人並非有關貴賓會賬號的持有人而只是一名僱員，因此針對被執行人是否替他人提取泥碼這部分的事實，原審法官可透過證人予以認定。

裁判書製作法官

唐曉峰

中國澳門特別行政區 中級法院合議庭裁判

卷宗編號：134/2022

(民事上訴卷宗)

日期：2022 年 11 月 17 日

上訴人：A (請求執行人/被異議人)

被上訴人：B (被執行人/異議人)

一、概述

A (下稱 “請求執行人” 或 “被異議人”) 向初級法院民事法庭針對 B (下稱 “被執行人” 或 “異議人”) 提起執行之訴。

被執行人提出異議反對執行。

經審理後，原審法官裁定異議理由部分成立，並宣告執行程序消滅。

被異議人不服，向本中級法院提起平常上訴，並在上訴的陳述中點出以下結論：

“一、原審判決在分析被上訴人是否為真正債務人的問題上，認為由於被上訴人已提供完全反證，顯示其並非涉案執行名義作顯示借貸的債務人。

二、對於原審裁判決之上述決定，上訴人表示充份尊重，但不予認同。

三、首先，被上訴人在其陳述中指稱其於涉案日期只是代其僱主 C 到貴賓廳提取現金的說法並沒有獲得上述裁判所支持，已證事實均表明被上訴人於當日從貴賓廳取得的是博彩專用泥碼。

四、根據已證事實 A 項，已證實被上訴人簽署本案之執行名義，以及透過該

項事實所轉錄的文件內容，亦證實被上訴人於當日聲明自己以“借款人”身份向相關貴賓廳“借到港幣貳佰萬元正”，以及聲明“此乃臨時借款，得隨時償還”。

五、除非有更佳見解，上訴人認為雖然整體上應視為雙方建立了一段博彩借貸關係，但並不妨礙該文件中是包含一項由被上訴人作出的承認債務聲明(見《民法典》第 452 條)，透過該聲明，被上訴人作出了清晰的法律行為意思表示 – 承認欠下港幣 2,000,000 元之債務。

六、然而，原審判決卻認為被上訴人已透過完全反證證實在本案執行名義所顯示的借貸合同關係上，真正的債務人應為 C。

七、對此，沒有爭議的是，應由被上訴人透過完全反證來推翻本案執行名義上所載明的債務的存在。

八、但是，除應有尊重外，上訴人認為原審法院在援引及適用《民法典》第 368 條、第 370 條及第 452 條第 1 款規定之同時，欠缺考慮及遺漏適用同一法典第 452 條第 2 款、第 387 條及第 388 條之規定。

九、被上訴人在本異議案中除了提供兩名證人外，並無提供任何書面文件或其他證據方法以支持其聲稱只是以他人名義作出借貸或提取籌碼之主張。

十、對此，上訴人認為，根據《民法典》第 452 條結合第 370 條、第 387 條及第 388 條之規定，被上訴人親自在涉案執行名義上簽名，所以其透過該文件確認欠下他人金錢的意思表示對其已產生完全證明力，而且亦不採納僅透過人證的方法推翻。

十一、根據執行名義之內容，當中不存在陳述被上訴人是以他人名義作出行為的字句。

十二、根據本案卷宗的開戶咭文件，C 亦沒有作出任何預先書面授權予被上訴人可代其作出借貸。

十三、因此，被上訴人如要證明其是以獲授權方式(以 C 名義作出上述聲明)，則按照《民法典》第 255 條第 2 款結合第 452 條第 2 款之規定，應提供或出示由授

權人 C 以書面方式作成之授權書，然而，已證事實表明並不存在這一份書面授權文件。

十四、由於違反了上述法律規定的形式要求，所以就本案的借貸行為，C 與被上訴人之間(至少相對於作為貸款人的被異議人而言)從未建立法律上有效的授權關係。

十五、另外，上訴人認為在事實事宜裁判中對待證事實第 2 條之回覆中，有關“異議人才以其僱主 C 的名義簽署已證事實 A 項所指的文件”的表述中的“以其僱主 C 的名義”屬於結論性詞語，應被認為不存在。

十六、所以，我們應在對事實事宜作出結論及將事實結論適用法律的部分，分析被上訴人到底是以自己名義還是以他人名義簽署本案的執行名義。

十七、又根據對待證事實第 1 至 4 條之回覆，可得出 C 與被上訴人之間應視為存在《民法典》第 1083 條及續後條文所指的委任關係，C 為委任人，而被上訴人則為受任人。

十八、對於委任關係，法律上又分為“有代理權之委任”及“無代理權之委任”。

十九、根據《民法典》第 1104 條之規定，應理解為僅當受任人(被上訴人)具有有效授權時才可以委任人(C)之名義作出行為。

二十、而由於欠缺有效的書面授權文件，被上訴人與 C 之間的委任關係則只能適用《民法典》第 1106 條及續後數條所規定的“無代理權之委任”制度。

二十一、根據《民法典》第 1106 條規定：以自己名義作出行為之受任人，取得及承擔由其所訂立之行為而產生之權利及義務，即使有關委任為參與該等行為或作為該等行為之相對人之第三人所知悉者亦然。

二十二、因此，被上訴人是以個人名義與貴賓廳持有人(即上訴人)建立借貸關係及作出欠債聲明的，即使被上訴人與他人之間存有另一重委任或勞動關係亦然。

二十三、根據《民法典》第 1108 條配合第 590 條之規定，C 作為指示被上

訴人前往貴賓廳借款之人，其有義務代替被上訴人承擔有關還款義務，但 C 從無作出《民法典》第 590 條所指之事實。

二十四、那麼，作為有關債務之債權人，上訴人在本案中按照設定債務文件上所記載的，向在借款人一欄上簽名及承認設定債務的被上訴人追討有關債務並無任何不妥。

二十五、換言之，被上訴人並未透過完全反證方式推翻本案債務之存在，亦未有提供完全反證證實其並非涉案執行名義所顯示借貸的債務人。

二十六、綜合上述，上訴人認為按照已證事實，並不會得出被上訴人所主張其“並非真正債務人”的結論，而應得出以下結論：於 2007 年 9 月 19 日，C 委派被上訴人前往涉案貴賓會，以要求貸出等值港幣 2,000,000 元之專用博彩泥碼，並已獲交付該等籌碼；就該次借貸行為而言，C 與被上訴人之間屬於不具代理權的委任關係；相對於上訴人，被上訴人是以自己名義與其建立博彩信貸關係。

二十七、因此，除應有尊重外，上訴人認為原審裁判錯誤解釋及違反了《民法典》第 452 條、第 370 條、第 387 條、第 388 條、第 1104 條、第 1106 條、第 1108 條及第 590 條之規定，應改判被上訴人提出其並非真正債務人的異議理由並不成立。

二十八、而關於商業利息方面的異議理據，原審法院認為在裁定上述關於債務人身份方面的異議理據成立後已毋須審理，對此，在假設上述上訴理由成立的前提下，上訴人認為亦應在本上訴中對有關問題提出爭議，以避免出現遺漏審理的情況。

二十九、已確定事實 A)項所轉錄之《借款單》上載有“得隨時償還”的條款，意思是債權人得隨時要求債務人償還，因此上訴人有權在本案中追收自提起訴訟起計之利息。

三十、而且，上訴人是一名自然人商業企業主，主要從事推介娛樂場幸運博彩或其他方式的博彩之業務。上訴人還持有由博彩監察協調局發出之有效的博彩中介人准照，並透過與 E 有限公司簽訂博彩中介人合同及信貸合同，獲許可於涉案貴賓

會中從事博彩中介業務及提供博彩信貸。

三十一、被上訴人是於上訴人所經營的上述貴賓會中向後者借取有關籌碼，故本案債務明顯是上訴人在從事商業活動的過程中向被上訴人提供的。

三十二、因此，本案債務的遲延利息應按照《商法典》第 3 條、第 563 條及第 569 條等規定，在法定利率上另加 2% 的附加利率，即為年利率 11.75%。

三十三、綜上所述，應改判被上訴人提出的各項異議理由均不成立，並命令繼續進行相關執执行程序。

綜上所述，請求尊敬的中級法院各位法官閣下裁定本上訴理由成立，廢止或撤銷原審裁判，並改判被上訴人的全部異議理由均不成立，並命令按照執行最初聲請書所載之請求繼續進行相關執执行程序。”

*

被異議人沒有作出答覆。

*

已將卷宗送交兩位助審法官檢閱。

二、理由說明

經庭審後，原審法官認定以下對審理案件屬重要的事實：

被異議人以載於執行卷宗第 27 頁的文件作為執行名義，針對異議人提出執执行程序，當中內容在此視為全部轉錄。(已證事實 A 項)

被異議人於 2006 年 7 月 4 日向本澳商業及動產登記局依法登記成為自然人商業企業主，登記編號 XXXXX(CO)，商業名稱為“A 個人企業主”。(見卷宗第 8 至 11 頁)(已證事實 B 項)

根據商業登記(見卷宗第 8 至 11 頁)，被異議人持有企業名稱為“D”之商業企業，於 2006 年 6 月 28 日開業，企業所在地位於澳門 XXXXXXXXXXXX，企業業務為推介娛樂場幸運博或其他方式的博

彩。(已證事實 C 項)

於 2006 年 7 月 28 日，E 有限公司與被異議人簽訂一份博彩中介人合同，以允許被異議人在其娛樂場內的經營 “D” 貴賓會以及從事博彩中介業務。(見卷宗第 12 至 22 頁) (已證事實 D 項)

於 2006 年 11 月 29 日，E 有限公司亦透過合同許可被異議人在其娛樂場內從事博彩信貸業務。(見卷宗第 23 至 25 頁) (已證事實 E 項)

於 2007 年，被異議人持有由博彩監察協調局發出的自然人博彩中介人准照，編號為 XXXX，獲許可於 E 有限公司屬下的娛樂場內從事博彩中介業務。(見卷宗第 26 頁) (已證事實 F 項)

- 經審判聽證後獲得證明的事實：(相關認定事實的依據見卷宗第 117 至 119 頁)

2007 年 9 月 19 日，應其僱主 C 的指示，異議人到已證事實 A 項文件所顯示的 “D” 貴賓會提取價值港幣 2,000,000.00 元之泥碼。(對待證事實第 1 條的回答)

基於其僱主的指示，異議人才以其僱主 C 的名義簽署已證事實 A 項所指的文件。(對待證事實第 2 條的回答)

相關貴賓會亦清楚知道異議人當時是代表 C 提取相關泥碼。(對待證事實第 3 條的回答)

在提取相關泥碼後，異議人已按 C 之指示，將泥碼交給 C 指定的人士。(對待證事實第 4 條的回答)

根據商業及動產登記局第 AP.37/040XXXXX 號登錄，被異議人於 2006 年 6 月 28 日開立，名為 “D” 的企業的所在地從澳門 XXXXXXXXXXXX 改至氹仔 XXXXXXXXXXXX，企業名稱亦改為 “A” 。

(對待證事實第 6 條的回答)

上述氹仔 XXXXXXXXXXXX 屬一住宅單位。(對待證事實第 7 條的回答)

已證事實 A 項的執行名義中載明的“D”貴賓會屬於被異議人所持有及經營。(對待證事實第 11 條的回答)

對於異議人所簽署的“借款單”中，“D”表述後面的“(22)”是前者的附註，旨在識別有關“借款單”是在“D”貴賓會的上層(XX 酒店新翼 22 樓)發出及簽署。(對待證事實第 12 條的回答)

僅證實待證事實第 4 條答覆的相同內容。(對待證事實第 13 條的回答)

自 2007 年 3 月至 2015 年 8 月期間，“D”貴賓會仍然在澳門 XXXXXXXXXXXX 之地址持續經營，而被異議人是該貴賓會的經營者。(對待證事實第 14 條的回答)

*

上訴人認為原審法官裁定被執行人並非真正債務人的理由不能成立。

上訴人表示，事實證明上訴人與被執行人建立了一段博彩信貸關係，而後者更作出一項聲明，透過該聲明被上訴人承認欠上訴人 2,000,000 港元之債務。上訴人認為，在欠缺充分證據支持的情況下，加上法律不允許僅透過人證的方法推翻以完全證據證明的事實，應認定被上訴人是以其個人名義與上訴人建立博彩信貸關係。

讓我們對上述問題作分析。

《民法典》第 452 條第 1 款規定：“一人僅以單方意思表示許諾作出一項給付或承認一項債務，但未指明原因者，債權人無須證明基礎關係；在出現完全反證前該基礎關係推定存在。”

終審法院在第 110/2019 號合議庭裁判中指出：“根據該條文第

一款的規定，在出現完全反證前基礎關係推定存在，因此，應由債務人負責證明相關借款從不存在。”

根據上述規定，因被上訴人作出了一項承認債務的聲明，故有關基礎關係推定存在，但其可提出完全反證。

《民法典》第 368 條規定：

“一、對於私文書內之筆跡及簽名或僅其簽名，如已獲得出示文書所針對之當事人之承認或對其不提起爭議，或該當事人雖被指為作成人而表示不知是否屬其筆跡或簽名，又或有關之筆跡及簽名或僅其簽名在法律或司法上被視作真實，則有關之筆跡及簽名或僅其簽名即視為真實。

二、出示文書所針對之當事人，如對該筆跡或簽名之真實性提起爭議、或表示不知該筆跡或簽名是否真實且否認為其作成人，則由出示文書之當事人證明該筆跡或簽名之真實性。”

再根據《民法典》第 370 條的規定：

“一、按以上各條規定經認定作成人之私文書，對其作成人所作之意思表示有完全證明力，但不影響對文書虛假之爭辯及證明。

二、意思表示內違背表意人利益之事實視為已證實；但按照證據中有關透過自認而構成證據之規定，意思表示為不可分割。

三、(…) ”

本案的被上訴人即被執行人確實簽署了一份承認債務的私文書，而其沒有對有關文書的筆跡及簽名提出爭議，因此該文書得視作真實。

就是說，文書視為由其簽署人簽署，但不代表文書內容必然符合簽署人的意思表示。

中級法院第 576/2019 號合議庭裁判曾就有關問題作出以下裁

判：

“A propósito do alcance da força probatória de um escrito particular cuja autoria é reconhecida por não ter sido impugnada pela parte contra quem o documento é apresentado, diz Vaz Serra que:

Uma vez determinado que o documento particular é da autoria da pessoa ou pessoas a quem se refere, provado fica que estas fizeram as declarações que nele lhes são atribuídas (Cód. Proc. Civil de 1961, art. 538º, nº 1; novo Cód.Civil, art. 376º, nº 1), e os factos compreendidos na declaração consideram-se provados na medida em que forem contrários aos interesses do declarante (Cód. Proc. Civil de 1961, art. 538º, nº 2; novo Cód.Civil, art. 376º, nº 2).

Isto só quer dizer que os factos que são objecto da declaração (.....) se consideram provados quando contrários aos interesses do declarante, não excluindo a possibilidade de o interessado se valer dos meios gerais de impugnação da declaração documentada. Trata-se ali apenas de uma presunção derivada da regra de experiência de que quem afirma factos contrários aos seus interesses o faz por saber que são verdadeiros: ora essa regra não tem valor absoluto, bem podendo acontecer que alguém afirme factos opostos aos seus interesses apesar de eles não serem verdadeiros, e que tal afirmação não concorde com a sua vontade ou se ache afectada por algum vício do consentimento (o facto declarado no documento considera-se verdadeiro, embora não o seja, por aplicação das regras da confissão, mas também de harmonia com as regras desta, pode o declarante valer-se dos meios de impugnação respectivos).

Não está, por isso, o interessado inibido de provar que a declaração constante do documento não correspondeu à sua vontade ou que esta foi afectada por algum vício do consentimento. – in RLJ, ano 101º, págs. 269 e s.s.

Segundo esse douto Ensino de Vaz Serra, aqui citado como doutrina no

direito comparado, uma coisa é a materialidade das declarações, outra é a veracidade dos factos contidos nas declarações.

A força probatória plena a que se refere o artº 370º/1 e 2 do CC diz respeito à materialidade das declarações e não também necessariamente à veracidade absoluta do facto declarado, que pode ser abalada por meios gerais de prova em contrário.

Assim, a força probatória plena do documento particular, a que se refere o artº 370º do CC, em relação ao qual o ensinamento doutrinário acima citado se não encontra desactualizado, não vai além da existência da declaração nele contida.

Na esteira desse entendimento, o título executivo prova in casu plenamente que foram feitas pelo embargante as declarações dele constantes, mas já não comprovam absolutamente que sejam exactos os factos constantes das declarações exaradas nele.

Não sendo absolutamente exactos, os factos objecto das declarações não representam mais do que factos presumidos e por isso ilidíveis mediante meios gerais de prova em contrário, nomeadamente a prova testemunhal.

É aliás o que sucedeu in casu.

Pois o Tribunal a quo admitiu, produziu e valorou a prova testemunhal no julgamento de facto relativamente à matéria exceptiva do direito invocado pelo exequente, e acabou por julgar não provado o empréstimo contraído pelo embargante, objecto das declarações constantes do título executivo.

Assim, bem andou o Tribunal a quo e nada temos a censurar a sentença recorrida.”

在本案中，即便證實被執行人簽署了承認債務的聲明，但其仍可透過法律允許的證據方法推翻有關基礎關係的存在。

上訴人提出一個值得我們探究的問題。

根據《民法典》第 387 條第 2 款的規定：“事實已由文件或其他具完全證明力之方法完全證明時，亦不採納人證。”

按照該規定，如有關事實已由具完全證明力證據方法完全證明時，不得透過人證予以推翻。

終審法院在第 110/2019 號合議庭裁判中，命令第一審法院在對審理事實事宜時，須注意《民法典》第 370 條第 2 款、第 387 條及 388 條的規定。

中級法院第 614/2010 號合議庭裁判的摘要亦指出：

“I- Uma carta dirigida pelo executado ao exequente reconhecendo a dívida, se não impugnada, nem sindicada quanto à genuinidade da assinatura, e sem demonstração de que, por outro lado, tivesse sido escrita padecendo de alguma fonte de invalidade (art. 352º do CC), apresenta-se como documento genuíno e confessorio: tem valor de confissão extrajudicial com força probatória plena (art. 351º, nº2, do CC).

II- A prova plena daí derivada pode, no entanto, ser contrariada mediante a prova do contrário, salvo as restrições especialmente determinadas. A prova testemunhal é uma dessas restrições (arts. 340º, “in fine”, 386º e 387º, nº2, do CC).”

單憑考慮文義解釋，本案的被執行人不能僅透過人證予以推翻已完全證明的事實。

然而，學理及司法見解對上述問題早有更穩妥及可行的高見。

Vaz Serra 主張只要能夠提出其他令人質疑文件所顯示的事實與實際情況不符的情事，或提交其他書面佐證，則可採納人證作為證據方法。

而在司法見解上，葡萄牙最高法院於 2005 年 11 月 29 日在第

05A3283 號案件的合議庭裁判內也提到：

“O problema que então surgirá é o de saber se essa prova do contrário poderá ser feita por testemunhas ou por presunções judiciais, atento o disposto nos art 551, 393, n.º 2, última parte, e 394, n.º 1, do C.C.

Em tese geral, poderá dizer-se que a proibição da prova testemunhal e por presunções, decorrente dos aludidos preceitos, não tem carácter absoluto, sob pena de conduzir a resultados iníquos.

Vaz Serra (Bol. 112, págs 193 e 218 e RLJ, 103, pág. 13), na esteira do direito francês e italiano, defende, por exemplo, que se admita a prova testemunhal desde que ela seja acompanhada de circunstâncias que tornem verosímil a convenção contrária ao documento que com ela se pretende demonstrar ou no caso de existir um começo de prova por escrito, isto é, qualquer escrito proveniente daquele contra quem a acção é dirigida ou do seu representate, que torne verosímil o facto alegado.

Mota Pinto (Col. Jur. 1985, III, pág. 9), também escreve:

«Constitui excepção à regra do art. 394 e, por isso, deve ser permitida a prova por testemunhas no caso do facto a provar estar já tornado verosímil por um começo de prova por escrito.»”

在本案中，除本身執行名義外，卷宗內亦載有一張賬號資料咭複印本，該文件顯示 C 是葡京 XX 會的賬號持有人，以及其同意 “B 可取佣金飛房”（見卷宗第 107 頁）。

由此可見，該文件可佐證被上訴人 B 並非有關貴賓會賬號的持有人而只是 C 的僱員，因此針對被執行人是否替 C 提取泥碼這部分的事實，原審法院可透過證人予以證明及認定。

一如原審法官所言，由於透過證據（包括人證）顯示被執行人

並非涉案執行名義所載的博彩信貸債務人，須裁定異議理由成立，並宣告執行程序消滅。

基於以上所述，本院裁定上訴人提起的上訴理由不成立。

三、決定

綜上所述，本院合議庭裁定上訴人 A 提起的**上訴理由不成立**，維持原判。

訴訟費用由上訴人承擔。

登錄及作出通知。

澳門特別行政區，2022 年 11 月 17 日

唐曉峰

李宏信

馮文莊